



曲 艺 集

红色战士



北方文艺出版社



曲 艺 集

紅 色 战 士

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1964年·哈尔滨

曲 艺 集
紅 色 战 士

北 方 文 学 出 版 社 編 輯、出 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黑出字第00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frac{14}{16}$ • 字数 19,000

1964年10月第1版 196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书号：0167

统一书号：T10·156

定价：八 分

PDG

目 录

紅色战士(二人轉)	隋书金 (1)
搬队长(单弦)	明 津 (7)
歌唱宋恩珍(二人轉)	隋书金 (12)
送錢 (山东快书)	范延东 (18) 黃 枫
工地上(二人轉)	刘文彤 (23)

紅 色 战 士

(二 人 轉)

隋 書 金

(胡胡腔)

女：一輪紅日往西沉，

男：牛羊上圈鳥归林，

女：霎时天气变了脸，

男：一陣大风卷烏云。

(大救駕)

女：光閃閃一个閃电接一个，

男：轰隆隆一声雷响震耳沉，

女：密层层一片烏云連一片，

男：嘩啦啦一場大雨如傾盆。

(喇叭牌子)

女：雷鋒他修完汽車回宿舍，

男：打老远看見路上有行人。

女：下雨天朝远看看也看不准，

男：仔細瞅风雨中是个女人。

(武咳咳)

女：只見她吃奶的孩子怀中抱，

男：左手还把包袱拎。

女：大孩子不过六七岁，

男：哭哭唧唧后边跟。

女：一蹶一滑路难走，

男：雨水汗水往下淋。

女：道路泥濘行走多吃力，

男：雷鋒我何不上前帮帮这女

人。

走上前去把話問：

这位大嫂你是哪的人？

你由哪来到哪去？

为何下雨天还出門？

(四平調)

女：我婆家就在那樟子沟住，

我爱人在城市他是工人，

我夫妻为响应党的召唤，

我志願报了名回到农村。

一来是要参加农业生产，

二来是好照顾婆母娘亲。

我爱人本想着亲自来送，

怎奈他任务忙离不开身。

我領着兩個孩子就往家鄉
走，
哪成想遇大雨真是坑人！
眼看着天色晚大雨還直
下，
說不上啥時候能到家門？

（武咳咳）

男：雷鋒說這位大嫂你貴姓？

女：丈夫他姓徐我叫紀玉春。

男：眼看着天色晚大雨還不住
地下，

你何不就住在這個村？

女：我一無親來二無故，
人地兩生還得麻煩人。
離家還有十多里地，
還不如貪黑回去倒省心。

男：雷鋒見到別人有困難，

女：他一向願意幫別人。

男：叫大嫂請你等一等，
先歇歇然後你再動身。

女：說完話他急忙跑回部隊，
取來了新雨衣遞給玉春。

男：徐大嫂我幫你把孩子抱，
再把那小包袱背在我身。
你領着小小兒子頭前里走，
我一會兒就把你娘仨送到
家門。

女：風吹雨淋孩子冷，
好像刺痛娘的心。

男：雷鋒一見此情景，
深深觸動他的心。
忙把軍衣來脫下，
立刻給孩子披在身。

女：紀玉春我深深受了感動，
心裏頭萬分感激解放軍。
从上到下我把他細打量，
永遠不忘這位解放軍。

（文咳咳）

只見他，
一頂軍帽頭上戴，
一套軍裝挺合身，
一對濃眉英雄氣，
一雙大眼有精神。

論年紀不過二十一二歲，
論個兒不高不矮，不矮不
高，不胖不瘦，不瘦不
胖，中等身材挺有精神！

（武咳咳）

請問大兄弟你貴姓？

府上在哪？日後我好去串
門。

男：雷鋒常做無名英雄的事，
我名就叫解——放——
軍。

女：你家住哪省并哪县？

听你口音不像东北人。

男：我家住在湖南望城县，
来到东北以后改的口音。

女：你家父母可安好？

男：我从小失去父母双亲。

女：从小失去父母可真不幸！

男：雷锋我説到此处实在痛心。

用手擦去两行泪，

女：徐大嫂见他手背有伤痕。

几道伤疤真不小，

不知这是啥原因？

男：这是地主钢刀砍，

后来伤好留下三道痕。

虽然我的年纪小，

这阶级仇恨我永远记在心。

女：大兄弟你可真是有志气，

坚决、不屈好样的人！

到后来你一个人怎样过？

吃什么，喝什么，哪里存身？

男：一年三百六十日，

荒山野庙去安身，

受风吹，挨日晒，遭雪打，

被雨淋，春夏秋冬苦尝

尽，咳！那时候有谁可
怜苦命人！

女：（白）渴了呢？

男：渴了去喝山泉水。

女：（白）饿了呢？

男：饿了采些野菜野果囫圇吞。

女：（白）冷了呢？

男：冷了树叶树皮身上盖。

女：（白）病了呢？

男：病了只好攀等虎狼把我吞。

女：看演剧最苦的不过是“白毛女”，

我看你要比她还苦十分。

（文武咳咳）

男：苦尽甜来得了好，

大风吹散满天云，

欢庆家乡得解放，

我才得见阳光大翻身。

（武咳咳）

女：是谁上山去把你搭救？

男：是人民政府彭乡长，他是
我的救命大恩人。

乡长说救命恩人不是他，

女：（白）那是谁呢？

男：他说是毛主席、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

女：乡长的话儿说的对，

党的恩情比海深。

后来你又怎么样？

男：政府送我进了学校门。

女：你念了几年书才出学校？

男：初中毕业我就出校门。

女：为什么你出校这么早？

男：我一心想为祖国建设，贡献青春。

女：你是多咱服的兵役？

男：我是五九年十二月参的军。

女：参军以后又怎么样？

男：参军后来到这个村。

女：到此地处处帮助老百姓，大兄弟今天又让你多费心，

我虽然是一个家庭妇女，一辈子忘不了你这助人为乐，风格高尚的解放军。

（四平调）

说起来还有一宗新鲜事儿，

我婆母她也遇过这样的人。

去年春她老人家上哈市，

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回出

远门。

没成想刚要剪票票丢了，惊动了一位帮助车站服务的解放军。

他问婆母上哪去？

婆母说上哈尔滨。

他问婆母要不要重买票，

婆母说腰里无分文。

只见这人走出去，

不多一会儿转回身，

送给婆母一张票，

扶婆母上了车如送亲人。

到了车上找妥座，

又买一包好点心。

感动得我婆母不知说什么好，

见人就夸解放军。

到后来才知道他是雷锋同志，

这个人，既平凡又伟大，

风格高尚，意志坚贞，

为了革命，赤胆忠心，

他热爱领袖热爱党，保卫祖国和人民，他处处

净为老百姓，他样样事

迹实可钦，英雄解放军！

（武咳咳）

男：大嫂夸奖太过份，
这是他应尽的义务和責任。

女：此話虽然这么讲，
我听说雷鋒同志可不同其他人。

他曾經帮过农村兴修水利，

男：（白）为了农业大丰收嘛！

女：也帮过灾区社一笔資金，

男：（白）这是阶级友爱嘛！

女：又帮过建筑工地添砖瓦，

男：（白）为了社会主义嘛！

女：还在列车上帮乘务員招待客人。

男：（白）他说过，要使自己活着，
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嘛！

女：人人都夸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男：（白）还应该继续努力不驕不傲！

女：听说他学习主席著作特別用心，

男：（白）不学习怎能提高思想，
又怎能进步啊！

女：他和你确实好像一个人。

我听说雷鋒同志就在此地，

我真想看看这位解放軍。

男：雷鋒說他和我本是一个……

女：（白）是一个部队的嗎？

男：对！……是一个部队，

我們俩很亲近，一块起床，

一块睡觉，一块吃飯，

一块练兵，朝天每日，

形影不离，好像一个人。

女：太巧啦！請你給我带个好，

我替婆母謝謝这位解放軍。

男：他为百姓做点事儿，

軍民本是一家人，魚水相帮何必分！

女：大兄弟你說的話实在对，
咱們解放軍处处淨想为人民。

男：解放軍来自老百姓，
不为人民服务为何人！

女：对呀！我回村后定要加劲多生产，

給国家增产粮食表表心。

我这人不会說又不会道，
我只有用实际行动来回答
党和解放軍。

(打枣)

男：一边走路一边唠，
越走越近，越唠越亲，阶
級友爱胜过亲人。

女：咱好像姐弟俩一样亲，
如不見外，常来串門！
我婆母从心里往外喜欢解
放軍。

(武咳咳)

男：哎，說話間过了几道小漫
崗，

女：眼看着樟子沟村面前存。

男：紧走几步进村里，

女：拐弯抹角到家門。

“嘭嘭嘭”玉春这里把門
叫，

男：“登登登”走来婆母开开
門。

女：小小子喊着奶奶跑进去，
徐大嫂一旁让进解放軍。

男：老太太我怎么看着此人好
面善？

細端詳，認識了：原来是
雷鋒同志到家門。

女：(白)媽！你老說他是誰？

男：(白)是誰？他是雷鋒唄！

女：(白)哎呀！鬧了半天他就
是雷鋒啊！我在路上問
他，他告訴我他叫解放
軍。

男：(白)雷鋒同志多咱做好事
也不願告訴別人。

女：紀玉春請雷鋒快把衣裳脫
下来換一換，

男：老太太叫玉春快給雷鋒裝
烟把茶斟，

雷鋒啊，大娘想你常叨
念，

咱娘俩真有緣哪，又見面
了，今晚在这存，咱娘

俩好好談談心。

雷鋒說我得連夜赶回去，
明早出車我值勤。

女：今晚天黑雨还下，
無論如何你得在这存！

紀玉春扎上围裙忙做飯，

男：老太太款待雷鋒胜亲人。

雷鋒坚决要回去，

女：再三挽留也不允。

你不吃飯喝口水，
表一表我們娘俩这片心。

男：雷锋谢过婆媳俩，
高高兴兴出房门。

女：一家老少来送客，
难舍难离又难分。

男：送客送到村庄外，

女：惊动了村里四舍与三邻。

合：人人夸雷锋是毛主席的好

战士，

人人赞颂他毫不利己专门

利人，

人人学雷锋，精神面貌大

改变，

人人像雷锋，祖国繁荣万

年春。

搬 队 长

(单

明

弦)

津

(曲头)

低洼地变成聚宝盆儿，
挖掉穷根儿，
队长坚强，群众起劲儿，
到如今，粮食满仓骡马成群儿。

(数唱)

庆安县新安大队第四生产队
儿，

有一位好队长他名叫宋恩珍，
都称他是“咱可心人儿”。

(太平年)

未唱队长，我先说说这个队
儿，

它地势洼、畜力弱、人手又不
齐儿。

都皆因遭两年大水伤了元气
儿，

缺少个团结好大伙的领导核心
儿。

正赶上新安大队充实基层下放
干部，

宋恩珍也是其中的一个人儿。

可是他两位家兄在西屯第五
队，

去年他在那屯还盖起新房子
儿。

回五队当队长，当然更合适
儿，

可是那第四队呀，
也想办法要这位好领导人儿。
于是乎，两个队都“咯唧”大队
儿，

可又不能二一添作五劈成两个
人儿。

大队领导左思右想难做决定，
无奈何，五队先派个代表去搬
宋恩珍。

（金錢蓮花落）

这五队派的是老宋他二嫂，
她有着善說六国的两片薄嘴唇
儿。

二嫂子进得門来炕头一坐，
麻花腿一盘抱着热火盆儿。
順腰里掏出烟末和烟紙儿，
卷了支土烟卷递给小叔子儿。

她言說：“三弟呀，
二嫂我这次来，沒有旁的事
儿，

問問你多咱搬回咱們屯儿。
那新盖的三間房全采上了窩子
紙儿，
八扇窗全鑲上了錚亮的大玻璃
儿。

四面墙抹的泥足有二寸厚，
灶好烧、炕热呼，准保对你心
儿。

三妹子腿有毛病不能下地儿，
抱柴禾、挑水，全都安排了人
儿。

只等你走馬上任給咱們当队长
啦，

領咱队搞好生产多多打粮食
儿。”

宋恩珍听了这些話非常感动，
自己人又怎能够把客套話儿提
儿。

只言說：“二嫂哇，
在眼下，我暂时还不能搬过
去，

皆因为还不知道組織上分配我
到哪屯儿。”

二嫂說：“哟，瞧你这个老实劲
儿，

組織上分配也得你心甘情願，
那老牛不喝水誰能强按脖子
儿！

那四队呀，十勾地有九勾是那
洼塘地儿，
獺蛤蟆‘咪’泡尿，就得餓肚子
儿。”

老宋說：“前二年連遭了兩場大水，”

二嫂說：“就是呀，好几戶勞動力強的搬出了这个屯儿！”

老宋說：“就是呀，都搬走撂下這隊誰都不管嗎？”

二嫂說：“咳，你呀！就是破車好攬載愛操這份心儿！”

在隊伍里立功受賞好幾次，現如今又是煞有威信的頭行人儿。

回咱隊，保持光榮十拿九穩，萬一若搞垮了，豈不是給自己臉上抹灰儿！”

（云蘇調）

宋恩珍聽到這哈哈哈哈哈直門兒地笑呀，

只笑得宋二嫂她愣住了神儿呀！

二嫂說：“我全為你好，你笑的是哪一份儿？”

這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心人儿！”

老宋說：“二嫂呀，你这个看法實在差個勁儿，

那光榮，可不給挑肥揀瘦拿輕躲重的那路人儿！

常言說，錦上添花不如雪里送炭哪，

光顧個人，自私自利的那是資產階級儿！”

二嫂說：“你不顧自個儿別人你也沒管啊，

为啥讓四個孩子跟你受委屈儿啊？

這馬架子透風漏雨又有潮气儿，

三妹子腿有毛病你也不惦记儿？

把孩子鼓搗出毛病來你也下得去？

這也算你顧了旁人儿？”

老宋說：“住馬架子也強似露天地儿，

屯里狗咬得再凶，我也放寬心儿，

沒催租的，沒逼債的，沒抓勞工的漢奸狗腿子，

在舊社會睡在柴禾堆里還怀揣小兔子儿！

桂芝和孩子們暫時的困難都克服得了，

咱今年搞它點民需木料全屯都蓋新房子儿。”

(金錢蓮花落)

宋二嫂噗哧一笑說：“好大的
口气儿，

也沒好好看看四队这把子人
儿！

要能够鏟趟不誤尙弄上这七十
多垧地，

我爬出庆安县不算你欺負人
儿！

庄稼活粗中有細不是馬馬虎虎
的事儿，

請問你这四队能挑出几个正經
八板的庄稼人儿？

那老的胡子巴叉走道得挂棍
儿，

那小的刚刚才縫上褲襠門儿！

对付着把地种上就算不錯，

还妄想什么全屯盖起新房子
儿！

又不是变戏法凭你吹口气儿，
这都是你常說的：是实际問題

儿。”

(快板書)

宋二嫂将了老宋一軍撇了撇嘴
儿，

她斜着眼睛溜着老宋怎走下步
棋儿。

老宋說：“不光要盖房子种地，

还有好多事儿，

农具要检修，牲口要复壯，新
手要教会，

再加上挑三趟順水沟，更是关
鍵問題儿！

这些活，我心里早就打了个譜
儿，

一年內都得搞它个八九不离十
儿！”

宋二嫂听了此言倒抽了一口
气：

“我的媽亲呀！这房盖要不結
实，你也能吹上半天云儿！”

老宋說：“我一个人就是千手观
音那也不頂事儿，

上有党下有群众，就能力举千
斤儿！

四队有老农四位出謀划策，
四队有新来的青年全都挺积极

儿，

四队的有文化青年都热爱农
业，

四队的閨女媳妇都是泼辣人
儿，

四队的老大娘也不吃閑飯儿，
四队的紅領巾也能掙俩分儿。

会的教，不会的学，没几天力
把事儿，
更主要的保证是党的政策深入
人心儿！

到开春，男的下地女的把房子
盖，

老爷子支嘴，妇女们动手老大
娘就看孩子儿。

种完地抽空儿就把沟来挑，
地势洼讲不了，一人顶俩人儿！
有困难，困难吓不倒英雄汉，
共产党员就没让困难吓掉过魂
儿！

靠天吃饭那是地主说的鬼话，
实际上就是咱贫雇农喂肥的这
帮人儿！

在过去喂饱了地主，现在就不
能把自个儿喂饱？

这一条道理，我是坚信不移
儿！”

（流水板）

您别看宋二嫂多多少少的有点
“本位主义”，

她听了宋恩珍这番话，心里也
划个魂儿！

她想：不怪人说三倔子有股子
倔强劲儿，

这股倔劲倒挺喜欢个人儿！

只要是咱温队长也懂得这个理
儿，

即使三兄弟不去我也有信心
儿。

二嫂我输理我可不能输嘴儿，
假戏真做——再逗逗他这个人
儿！

二嫂子脸儿一绷假装生了气
儿，

打了一个咳声推开热火盆儿，
磨身抽腿下了炕，

扑打扑打身上灰儿，

她向老宋开言道：

“叫声三倔子你听真儿，

我磨破嘴唇你不往心里去，

你认准一条道儿跑到黑儿。

罢了，罢了，算罢了，

就算嫂子我，白白指望你一回
儿！

你可知道，嫂子我虽是个女流
辈，

人家可都说我是个刚强人儿。

别忘了我们还有个温队长，
没你这个猴头也能成席儿。

嫂子我不是吹牛腿儿，
到上秋打下了粮食馋得你们四

队呀，順嘴直淌哈拉子儿！
种上九垓大豆不多打，
让它赶上你們整个屯儿！”
宋恩珍一听哈哈大笑：
“二嫂子你真是有了駱駝不說
驴儿！
好，这种精神很可貴，
咱这么办，咱两队打擂台比武看
高低儿，
你們崗地能打多少，我們洼地

打多少，
就是不超过你們也得拉个齐
儿！”
二嫂說：“中！溫队长明天就来
和你挑战，
你要拉松就是个妇道人儿！”
宋二嫂搬队长虽說沒搬去，
她却把階級教育又重溫了一回
儿！

歌唱宋恩珍

(二人轉)

隋書金

(胡胡腔)

女：高高山上一棵松，
男：蒼蒼樹葉四季青，
女：年年不怕風吹雨打，
男：代代挺立在山峰。

(大敘駕)

女：英雄好比常青樹，
男：英雄事迹傳美名，
女：英雄人物千千万，
男：唱一唱宋恩珍這位英雄。

(喇叭牌子)

女：宋恩珍家住在新勝公社，
男：第四隊隊長他來擔承。
女：宋恩珍他今年四十三歲，
男：長方臉大眼睛滿面春風。

(打枣)

女：人品好思想好辦事公正，
熱愛集體，舍己為公，
為革命樣樣事叫人贊成。
男：眾鄉親夸奖他是個好干

部，

为党为社，忠心耿耿，人
称他不愧是革命英雄。

(武咳咳)

女：宋恩珍从小生在雇农家
里，

男：他父亲遭不幸旧社会里把
命坑。

女：他母亲领着他兄弟几个，

男：旧社会挨风霜受苦受穷。

女：没有吃没有穿没有铺盖，

男：没有房没有地没有畜牲。

女：无奈何去给地主放牛马，

男：无奈何去给财主卖短工。

女：放牛马放一年挣不来钱一
吊，

男：卖短工卖一夏挣不来粮一
升。

女：旧社会折磨他，他有个硬
骨气，

男：苦日子熬煎他，他人穷志
不穷。

女：平日吃不上一顿饱饭，

男：逢年节也见不着一点荤
腥。

女：母子相抱偎一起，

男：饥寒交迫盼天明。

(小翻车)

女：盼星星，盼月亮，
盼来了共产党大救星。

男：翻了身，不忘本，
感谢领袖毛泽东。

女：喜盈盈，乐呵呵，
志愿参军去当兵。

男：保祖国，保家乡，
勇敢杀敌打先锋。

女：宋恩珍勇敢顽强多机智，

男：侦察中抓俘虏立下战功。

(四平调)

女：四七年六月里光荣入党，

男：宣誓言为革命不怕牺牲。

女：五三年复员后参加生产，

男：他带头搞合作积极热情。

女：初级社高级社不断前进，

男：公社化又把生产队长来担
承。

女：十年来如一日勤恳劳动，

男：十年来如一日对党忠诚。

女：十年来爱社如家兢兢业
业，

男：十年来踏踏实实保持革命
传统好作风。

女：为社员谋幸福忘食废寝，

男：和群众关系好胜如鱼水